

基诺族民间文学集成



基诺族

民间

文学

集成

责任编辑：杨 澄

封面设计：彭 鸣 嘉

基诺族民间文学集成

刘 怡 陈 平 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昆明陆军学院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字数：24万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222-00524-2/I·154 定价：4.1元

目 录

序.....	刘 怡 (1)
--------	-----------

神话 传说 故事

阿嫫腰白造天地.....	(17)
阿嫫腰白.....	(23)
敬献祖先的来历.....	(29)
巴 什.....	(35)
附录一：“阿枯幽”的传说.....	(39)
附录二：巴别——嫁姑娘寨.....	(43)
“特缺”的故事.....	(49)
“特缺”的压木.....	(49)
十六岁的姑娘.....	(50)
老猎手沉着制箭毒.....	(51)
她生了一只小花豹.....	(54)
美丽的姑娘.....	(54)
舅舅阿德.....	(55)
你为什么不打着火把来.....	(57)
“特缺”墓.....	(59)
孕妇不吃芭蕉花的来历.....	(60)
鬼为什么怕生姜和达流.....	(62)
敲竹筒的由来.....	(66)

谷种的来历·····	(70)
附录：稻谷籽种的来历·····	(71)
会飞的谷子·····	(73)
巴夺寨的传说·····	(74)
巴雅——掌权寨·····	(75)
水烧寨的来历·····	(78)
祭树神的传说·····	(82)
“上新房”的由来·····	(84)
庆“抛猜”的来历·····	(88)
基诺族服饰的传说·····	(104)
宝刀和竹笛·····	(108)
孤儿腰杰的故事·····	(112)
宝葫芦·····	(119)
沙切与蛇郎·····	(122)
扫基与召片领·····	(129)
虹的故事·····	(134)
选新娘·····	(138)
白腊杰与白腊车·····	(140)
两兄弟争鹿子·····	(142)
阿推的故事·····	(145)
主人拿刺骨鱼·····	(145)
会动脑筋的阿推·····	(146)
山官捉竹鼠·····	(147)
砍不倒的芭蕉树·····	(149)
阿推被擒·····	(151)
富人的“猪妈妈”·····	(154)

汉官的马帮·····	(155)
豹子和马鹿交朋友·····	(157)
鸡嗦果树为什么是弯的·····	(163)
豹子和水牛交朋友·····	(166)
鹌鹑为什么没有后脚趾·····	(168)
聪明的癞蛤蟆·····	(171)
蚂蚁和喜鹊·····	(172)
孔雀为什么那样美·····	(173)
大黑熊同野猪比武·····	(175)
螺蛳和大象赛跑·····	(177)

风俗歌 儿歌

时节歌·····	(180)
三鲜·····	(192)
结婚歌·····	(211)
送魂歌·····	(297)
大家都到玩场去·····	(304)
阿机交车·····	(305)
尖尖帽连一起·····	(306)
敲响小竹筒·····	(307)
借斧子·····	(308)
月亮升起来·····	(309)
汉族阿哥你哪里来·····	(310)
捡蜗牛·····	(311)
摘苦凉菜·····	(312)

附录：一、基诺族婚俗.....	(313)
二、基诺族的农耕祭祀.....	(322)

后 记.....	(329)
----------	---------

附录一 基诺族婚俗

- (313) 基诺族婚俗
- (314) 基诺族婚俗
- (315) 基诺族婚俗
- (316) 基诺族婚俗
- (317) 基诺族婚俗
- (318) 基诺族婚俗
- (319) 基诺族婚俗
- (320) 基诺族婚俗
- (321) 基诺族婚俗
- (322) 基诺族婚俗
- (323) 基诺族婚俗
- (324) 基诺族婚俗
- (325) 基诺族婚俗
- (326) 基诺族婚俗
- (327) 基诺族婚俗
- (328) 基诺族婚俗
- (329) 基诺族婚俗

序

刘 怡

由于近代社会寻根意识的冲击，发掘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存各民族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一件大事。1983年，根据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关于编辑中国各民族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决定，以汇集各地各民族民间文学，展现各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风貌，促进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基诺族民间文学集成》就是在这时期着力于搜集、保存基诺族民间文化，并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而奉献给读者的一个集子。

基诺族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只是一个“小兄弟”，1982年人口普查约为12 000人。他们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的基诺区——习称基诺山（或攸乐山）上。在基诺区的四周，勐养区、勐旺区、勐罕区以及勐腊县的勐仑区、象明区也有部分基诺族居住。就基诺族群众自己认为以及他们的语言、生活习惯的区别，聚居于基诺区的基诺族自称为“阿细”、“阿哈”，可看作是一个支系的两个胞族；而散居在其他地方的基诺族则可看作是另一支系，被基诺区的基诺族称为“乌尤”。

基诺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与藏语的关系远，跟缅甸掸群诸语言比较接近，根据我国传统的系属分类标准，可划归彝语支^①。

基诺族只有一个自称——基诺。历史上汉语译称为“攸乐”，汉文记载曾蔑称为“三撮毛”；傣族土司则称之为“卡诺”^②。关于“基诺”的含义，“基”即舅舅，“诺”即后边、后代，直译为“舅舅的后代”。这一族称可能是基诺族原始氏族婚姻制度残存的痕迹。

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基诺族无文字，也没有自己的成文历史，就是汉族文献中关于基诺族的记录也寥若晨星。但这个仅有一万余人的小民族坚强地生存下来了，并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和文化选择中，以其独有的风采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集团意识和自己的文化，始终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习俗、服饰、音乐和舞蹈，保持着自己的伦理道德、审美观念和思维模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引起我们的思考。

从基诺族居住的地理位置来看，基诺区位于无量山山地。东面是勐仑区汉、彝、傣族的居住地，南面是勐罕区傣、哈尼、汉族的居住地，西面是勐养区傣、汉、彝族的居住地，北面是大渡岗区汉、哈尼、彝族的居住地。正如基诺族歌中所唱：“上面的阿和^③，下面的傣族。”也就是说，在

① 见盖兴之：《基诺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2页。

② 卡诺：傣语，“卡”为野蛮、卑下之意；“诺”取自基诺族自称。卡诺是歧视性他称。

③ 阿和：基诺族对除本民族和傣族以外民族的统称。

基诺族的周围，住在山上的是阿和，住在下边（水边）的是傣族，可以说是在各民族的包围之中。

从基诺族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来看，基诺族居住区属于热带山区，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温度在18~20℃之间。分干湿两季，每年5~9月为雨季（或称湿季），其余月份为干季。境内主要河流有小黑江和帕尼河，河溪纵横，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则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为主，土地轮歇，每年初将当年应耕种的山地上的树木砍倒晒干，焚烧干净，再施播种。主要农作物是旱稻、玉米、豆类。经济作物有棉花、茶叶。基诺山乃是中外驰名的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植茶、种茶都有悠久的历史。加之，基诺山区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森林深处栖息着各种珍禽异兽，树木之中遍布着各样野果山珍。因此，男子的狩猎和女子的采集，是基诺族重要的家庭副业，连俗语都说：没有肉吃男人害羞，没有菜吃妇女害羞。基诺妇女除农耕生产和采集活动外，一般都会纺织，她们在山间走路时往往手持纺轮捻线，稍有空闲，就用原始的腰机织布，自制的土布衣服牢实暖和，并织有本民族喜爱的传统花纹。除此而外，满山遍野的竹林也为基诺族的生存提供了必须的生活用品，竹的利用充分反映了基诺族的聪明才智，并由此取代了陶器的功能，所以基诺族至今不能烧制陶器。但是，一进基诺山寨，你可以见到：住的是竹楼，吃的是竹笋；桌、凳、床、箱是竹子所编制，锅、碗、盆、勺是竹子所做；刻木记事用竹板竹片，吹弹奏乐也离不开竹。竹篾编制成了基诺族男子的手工业，大到劳动用的背篓，小到送给姑娘的烟盒、饭盒，都编织得极为美观牢实。竹制的工具更是灵巧轻便，狩猎用的弯弓，

跳筴，农耕用的夺铲、箩筐。正是在这种极易自给自足的生态环境中生活，才使基诺族到了本世纪50年代初期，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得到较为完整的保留。但是，由于数百年来中央王朝和傣族土司对基诺族的统治，特别是基诺族居住地处于氐羌文化、百越文化、南亚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交汇点和结合部。因此，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和影响，难免也渗透到基诺社会的各个方面。鉴于历史上的原因，基诺文化在不同民族文化洪流的冲击下，也逐步产生了变化。如果分区的话，可以认为：凡在历史上从基诺族在基诺山上第一个定居点杰卓山老寨分散出来建寨的基诺寨子，以及从这些村寨再分出的子寨中所有的基诺族，他们保持的文化明显地一致，是基诺文化的中心区。这一部分基诺族，由于在杰卓山时期就与傣族有较多接触，其文化受傣族原始文化影响很大，因此现今所显现的基诺文化中明显地有傣族原始文化的影子，但后期傣族的佛教文化对其却没有丝毫的影响。例如，在基诺族的长歌和古语之中，就明显地渗有傣语，特别是祭祀歌和古歌之中，傣语歌词尤其多。就拿词汇举例来说，基诺歌中称天平为“碌比卡罗阿切”。“碌比卡罗”这几个音节就是傣语的天平，后面的两个音节“阿切”则是基诺语，意思是平。这种特殊的语词现象在古歌、古语中比比皆是，其规律是，凡用两种语言来共同表达同一物品的词，大多是傣语在前，基诺语在后。这足以说明傣族在历史上对基诺族的影响。其它诸如基诺族的历法中，也渗入了傣历的成分，傣族的神话传说、诗歌和原始宗教也曾给基诺族诸多的影响。

但是，散居在基诺山四周的基诺族，则较多地接受了汉

文化和氏羌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清雍正七年(1729年)以后，大批汉族、彝族、哈尼族等民族的人民进入包括基诺山在内的六大茶山种茶、购茶，加速了清政府对澜沧江以北地区的直接统治。在清政府的势力范围内生活的基诺族，其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加上民族歧视等原因，这部分基诺族的文化，既保留有基诺族自身文化的因素，也蒙上了汉文化和氏羌文化的影子。就其文学来说，除了创世神话等与基诺山的基诺族相似外，其他故事多是外民族口头文学流传所至，最突出的是故事《沙切与蛇郎》，这类故事在基诺山却鲜为人知。更令人惊奇的是，这部分基诺族的老人(60岁以上)基本都通汉语，而基诺山的基诺族老人却不通汉语而通傣语。由此可见，基诺族的文化是很有特点的，要真正窥见其端倪，就要剥开其他民族文化所罩上的外壳，方能见其真实面目。

然而，由于基诺族没有文字，它只能用世代相传的故事、歌谣及保存至今的传统习俗，向我们传递历史的信息，为当今的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依据，也为广大读者提供趣味盎然的文学作品。基诺族的口头文学相当丰富，其中所蕴藏的历史内容更令人耳目一新，我们可以从基诺族先民们所创造的极为古老的文化中，窥见人类童年时期的生活和思维模式。由此看来，这本集子中，最有价值和特点的当推其文学与历史风俗相连的部分。因为“在那些没文字民族中，民俗是社会意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基诺族的源流、社会形态、民族心理、民族关系乃至基诺族自身的精神文化，都有其重要价值，可以说它的科学价值或许比文学价值更为重

要。而且对于无文字记载的原始民族来说，也只有深入地对其现存文化进行研究，才能从中找寻其历史发展的规律，发现和拓展我们的认识，修补这断断续续的民族历史文化线索。这也是我们将这些不引人注目的口头文学连缀起来的目的。

《基诺族民间文学集成》包括故事和歌谣两部分。故事部分由神话、传说、生活故事、爱情故事、人物故事、动植物故事组成；歌谣部分主要是风俗歌，有《时节歌》、《团结年歌》、《结婚歌》、《送魂歌》、《儿歌》等。由于基诺族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了基诺族在历史上没有自己成熟而独立分化出来的哲学、政治、法律、宗教、伦理、民俗等社会意识形态，他们的思维成果只有以口头流传的形式得以传世，他们的文化传统也无法概括成理论。因此，可以说全部传统精神文化的代表就是这些不甚发达的故事和异常丰富的歌谣。在他们的观念中，无论“故事”或传统唱叙的韵文类作品“长歌”，其本身都没有表示其作品文学性能的涵义。故事可以用歌来演唱，长歌也可以用故事形式讲叙。就象这本集子中所选编的《巴什》，在基诺族中间，既是吟唱的重要长歌之一，又是人所皆知的传说故事。但是，基诺族的故事不甚发达，从形式到内容都较为简单，而歌却很丰富，其曲调之多，据搞民族音乐调查的学者说，可以称为一个“歌的民族”。他们的歌囊括了基诺族的狩猎、农耕、采集等原始生产劳动的各个方面以及基诺人生育、成年、恋爱、婚姻、丧葬等及其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这一部部歌，是研究基诺族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民族关系乃至宗教信仰情况的直接资料。就这些歌本身来说，是基诺族

人民世代积累起来的一整套原始的认识体系和传统的行为模式，也是基诺族人民世代因袭下来的一整套古老的历史习俗。作品多与民俗事宜有关，演唱这些作品本身就是民俗的组成部分。因此，基诺族人民非常珍视这些歌，它被当作本民族的“教科书”，在重大的节日和特定的民俗活动中才可以进行演唱和传授。如《时节歌》和《团结年歌》就是一年一度送旧迎新的仪式上唱的歌；而《结婚歌》则是在婚礼上由请来的歌手以对唱的形式即席祝贺的歌；《送魂歌》则是丧葬守灵时，由老歌手在死者面前吟唱的歌，唱时还要由四个装扮为鬼的壮年男子，身穿妇女服装，在旁做出各种打斗状。一则送死者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二则替死者与沿途所见的挡路鬼搏斗，指给死者去的路线。因此，他们唱这些歌的目的，无疑皆带有传授和灌输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意义，以期实现民族共同体的传统共识和精神认同。即便是以“巴格勒”^①为代表的大量情歌，也限于在特定的场合（如村外、劳动、串山）同特定的对象对答应唱。因此，读完全部作品，将使你进入一个既古老又神秘的原始世界，那古朴而简陋的生产生活情景，那庄严而肃穆的宗教祭祀场合，那幼稚而又天真的原始思维过程，那纯真而又质朴的感情表达方式，无一不是基诺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编辑人员认为：作为一个民族所特有的审美娱乐的文化艺术，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文化艺术

^①巴格勒：基诺语，巴：情；格勒：歌或调子。巴格勒：即情歌。

形式与其生存的环境有极密切的关系。为了使读者和歌手达到同一的精神文化的共识，必须让读者对其生态环境、社会状况有一定的认识，同处于一个文化共同体之中。因此，编者利用附记、附录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基诺文化的一些背景材料：如附记，基诺族的“特伞切”，基诺族长歌的演唱方式；附录：《基诺族婚俗》、《基诺族的农耕祭祀》等，就是为读者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基诺族独特的文化而提供的，其目的是为了使读者能够从这种处于相对保持原生状态而尚未分化的精神文化混沌体中汲取审美的愉悦。

至于神话、传说、故事，就不甚发达。为基诺族人民备加敬畏的，只有“阿嫫腰白”这一唯一的女神。阿嫫：妈；腰：地；白：做或翻。全句直译为“做地的妈”。在基诺族的神话传说中，她就是创世的神。除此而外，还有多不胜数的寨神、山神、箐神、兽神、猎神以及称为“阿麦”的恶鬼。但这些神灵之间，并未形成一定的神界关系，因此也就没有形成体系的神话。但由于基诺族建国时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其思维模式难免是简单的。在这部集子中不管是歌还是神话故事，都充分地反映出基诺族万物有灵的观念。山有山神，地有地鬼。挖地要祭祀，烧地要祭祀，播种要祭祀，收获也要祭祀。人的一生与宗教仪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出生到死亡，宗教信仰充溢了每一个环节。正是这些神话传说以及蕴含于它们之中的宗教观念，展现出一幅幅远古基诺族社会生活的图景，概括了他们的生产生活经验，抒发了他们的悲欢苦乐以及发自内心的深处、饱含虔诚的宗教感情，使基诺文化呈现出神秘的光彩。

《阿嫫腰白造天地》，就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品，它不

仅娓娓动听地向人们叙述了女神诞生及创造万物的过程，而且从这个神话还引申出基诺民间历法中十二生肖的源泉。基诺族的十二生肖以他们传说中宇宙间先后出现的物质为序。即：水、阿嫫腰白、太阳、月亮、星星、天地合拢、草、风、树、雨、七个太阳出、火等，并按照基诺族“神从水出”的观念，以水为首，轮回记日。这既不同于彝汉等民族的以十二种动物为属相的“干支”记时法，也不同于与基诺族相邻而居的傣族的纪元记时法，这无疑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如果将基诺历法与我们所熟悉的“十二兽历法”做一比较，可见，其崇拜的对象不同。十二兽历法起源于远古西羌的图腾崇拜^①，其证据是哀牢山南涧虎街“母虎日历”碑及有关十二兽的祭祀活动及宗教舞蹈；滇、黔彝区的十二兽集市名称；近代彝族地区仍有以十二兽作为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等。基诺族则不然，他们的十二属相完全以自然物及神的出现为其固定的记日周期，其根源仅仅附会在一个神话传说之上。如果从其思维模式上考虑，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自然崇拜的反映，这就远比十二兽历法更加古老，与自然的联系更为紧密，可以认为这是他们自然崇拜的代表作。在现实生活中，“十二属相占”也是基诺人星占学中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是一种时间与方法统一的占卜法，用来判断吉凶、预防灾异。例如基诺人传说：古代创世的女神阿嫫腰白改造大地时，在属“火”这一日遭人暗算；“水”日闭上了眼睛，到了“阿嫫腰白”日就全身冰凉了。于是，从“太阳”日起

^① 见陈久金、卢央、刘尧汉著《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到“天地合拢”日为报丧和奔丧的日子；“草”日商量安葬；“风”日准备祭品；“树”日、“雨”日整理摆设祭品，为阿嫫腰白栓线、送鸡蛋；“七个太阳出”日送葬；“火”日架在柴上烧。到“水”日为一轮，十三天完毕。因此留传下来的规矩是：祭阿嫫腰白的“啰嫫喏”仪式要进行十三天，其中祭日一定是“水”日；“七个太阳出”日不能送葬；“火”日不能烧地；“雨”日不能给活人栓线、送鸡蛋……。这里包含着一种对自然及神的敬畏观念，正好是用十二属相记日定吉凶的来历。后人因此而定下框架，引申出很多忌讳的日子。这就使十二属相在基诺族推算吉凶日中具有某种神秘的意义，每个基诺人都非常关心自己的生日、生年的属相。因为生日和生年与自己的忌日、忌年有直接关系，无论他们干什么事，如果正逢自己的忌日就得后延。不同的村寨、不同的人家，忌日的不同也使他们的祭祀时间略有差别。因此，我们选编这篇神话以及用附记方式介绍基诺族十二属相的目的，就是试图从天文学的角度，引起人们的兴趣，以达到进一步研究的目的。

搞民间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故事在中外许多民族中都有流传，然而基诺族的兄妹婚故事可谓是系统化了。本集子选编的兄妹婚故事，既有兄妹成婚繁衍人类之传说，又有血缘氏族内的爱情篇章。如《巴什》就是一曲动人心弦的血缘氏族内的爱情赞歌。它曲折而婉转地向后人表叙了基诺族祖先是如何跨过了这一历史阶段，终于从血缘婚配走到了氏族外婚的阶段，为“血缘家庭曾是原始社会重要的发展阶段”提供了新的佐证材料。然而仅仅是几篇传说、一曲长歌是不能说明问题的，重要的是围绕这个传